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许地山散文选集



I266
61

81211



200305017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许地山散文选集

杨川庆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许地山散文选集

杨川庆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60×1092毫米 1/32 印张6 3/4 插页2 字数135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 000

ISBN 7-5306-0883-5/I·796

定价: 4.55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杨川庆(1)
《空山灵雨》弁言	(15)
蝉	(16)
蛇	(17)
笑	(18)
三迁	(20)
香	(22)
愿	(23)
山响	(25)
愚妇人	(26)
蜜蜂和农人	(28)
“小俄罗斯”的兵	(30)
爱的痛苦	(31)
信仰的哀伤	(34)
暗途	(36)
你为什么不来	(38)
海	(40)
梨花	(41)
难解决的问题	(43)

爱就是刑罚	(45)
债	(47)
瞰将出兮东方	(50)
鬼赞	(52)
万物之母	(54)
春的林野	(57)
花香雾气中的梦	(59)
茶靡	(62)
银翎的使命	(65)
美的牢狱	(68)
补破衣的老妇人	(70)
光的死	(72)
再会	(74)
桥边	(77)
头发	(79)
疲倦的母亲	(81)
处女的恐怖	(83)
我想	(86)
乡曲的狂言	(88)
生	(91)
公理战胜	(92)
面具	(94)
落花生	(95)
别话	(97)
爱流沙涨	(100)
女子的服饰	(103)

“五七”纪念与人类	(108)
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	(110)
《解放者》弁言	(114)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116)
《硬汉》序	(122)
七七感言	(124)
一封公开的信	(127)
今天	(131)
谈《菜根谈》	(134)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136)
上景山	(140)
先农坛	(144)
忆卢沟桥	(147)
《落华生舌》弁言	(151)
桃金娘	(152)
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162)
窥园先生诗传	(169)
旅印家书	(182)

序 言

杨川庆

—

许地山（笔名落华生）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的散文，以朴实的语言，精巧的构思，充满宗教色彩的韵味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阿英说：“落华生的小品，在小品文运动史上，是将永久存在着的。”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许地山出生在台湾省台南府。他的父亲许南英是晚清进士，一位有影响的诗人。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南英先生率众抗日未成，遂携全家离台赴大陆，到了汕头，最后落户在福建龙溪。当时，许地山只有两岁。

一九一一年，年仅十八岁的许地山，因家道贫困，开始自谋生活，进漳州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员。漳州到处生长荔枝树，许地山专门编撰了一本《荔枝谱》。一九一三年，他赴缅甸仰光，在华侨办的中华中学和共和中学担任教员，这段异国他乡的生活，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使他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九一五

年十二月，许地山回国，不久加入了闽南伦敦会（基督教会），因不满其教义，开始进行宗教的比较研究。

一九一七年，许地山考入燕京大学学习。此时，正值我国新文化运动如火般发展，一批知识分子高举着“民主”、“科学”的大旗，冲击着封建愚昧的堡垒。许地山也投身到新文化的大潮中，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参加了《新社会》旬刊的编辑工作，还积极为刊物撰稿，发表了《女子底服饰》、《社会科学的研究法》、《十九世纪两大礼会学的女子观》、《强奸》等文章。

一九二零年夏天，许地山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又进燕大神学院，研究宗教。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许地山同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同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等短篇小说。此时，他还写了不少散文小品，收有四十四篇作品的《空山灵雨》，是“五·四”运动以后最初成册的个人散文集。

一九二三年八月，许地山与冰心、梁实秋等一起赴美国留学，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与宗教比较学。翌年，获文学硕士。然后转入英国伦敦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他收集到许多关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交涉史料，编纂为《达衷集》，是研究中英关系的重要文献。

一九二六年夏天，许地山前往印度，拜会了文学大师泰戈尔。由于这位大师的缘故，他喜欢上了印度文学。他

翻译了《孟加拉民间故事》，写作了《印度文学》，后者为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关于印度文学发展情况的论著。

三十年代，许地山创作小说《女儿心》和《春桃》。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坚忍、刚毅的生存气概，表现了许地山对妇女生活自立的关切。尤其是后者，一发表，即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成为许地山的代表作。

一九三五年，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排挤进步教授，解聘许地山。经胡适介绍，他前往香港大学任教。同年三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当时，许地山曾集合友好，多方营救。在香港，许地山得知“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感慨万端，为自己没有参加而感到极为遗憾，表现了他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精神风貌。到香港后，他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主任教授，对课程偏重于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教学方法为死记硬背这一现状，进行了改革。他将文学院分为文学、哲学、史学三个系，改变了招生考试制度。这一变革，促进了香港新文化的发展。柳亚子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香港的文化可以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原来，在许先生来就港大中国文史系主任之前，香港的国文权威，还是落在一般太史公手上的。读经尊孔，用文言文，简直和前清时代看不出什么分别来。自从许先生主持港大，招生的题目就用白话，那么学生的试卷也自然不能不用白话了。这样，才把香港中学校国文课的文言文的锁完全打破，这是何等伟大的功绩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许地山积极

投身救亡运动。他到处演讲、写文章，动员抗战，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与卖国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累累暴行，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在《七七感言》一文中写道：“……凡用非理的暴力来侵害他人的，……当以暴力去制止它，使畜道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猖獗起来。”他参与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联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兼总务。

皖南事变后，许地山和张一麟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息战。他在香港文化界关于皖南事变的一个宣言上签名。一九四一年二月，他在《大风》半月刊发表短篇小说《铁鱼的腮》，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为他创作后期的代表作。同年七月，许地山在《大公报》发表长篇论文《国粹与国学》，斥责学术界的“国粹派”，反响颇大。

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下午二时，许地山因心脏病发作，不幸逝世，终年四十八岁。他的一生，经历了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三个阶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

许地山的散文小品，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表达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他认为写作应有“三宝”。一是“智慧宝”，即“创作者个人的经验，是他的作品的无上根基。他要受经验默示，然后所创作的方能有感力达到鉴赏者那方面。他的经验，不论是由直接方面得来，或是由间接方面得来，只是从他理性的评度，选出那最玄妙的段落——就是个人特殊的经验有裨益于智慧或识

见的片断——描写出来。这就是创作的**第一宝**。”二是“**人生宝**”，即“创作者的生活和经验既是人间的，所以他的作品需含有人生的原素。人间生活不能离开道德的形式；创作者所描写的纵然是一种不道德的事实，但他的笔力要使鉴赏者有‘见不肖而内自省’的反感，才能算是佳作。即使他是一位神秘派、象征派，或唯美派的作家，他也需将所描那些虚无缥缈的，或超越人间生活的事情化为**人间的**，使之和现实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相表里。这就是创作的**第二宝**。”三是“**美丽宝**”，即“美丽本是不能独立的，他要有所附丽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要有乐器，歌喉，才能表现声音美；要有光暗，油彩，才能表现颜色美；要有绮语，丽词，才能表现思想美。若是没有乐器，光暗，言文等，那所谓美就无着落，也就不能存在。单纯的文艺创作——如小说、诗歌之类——的审美限度只在文字的组织上头；至于戏剧，非得具有上述三种美丽不可。因为美有附丽的性质，故此，列它为创作的**第三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说的“**人生宝**”，无论写的是什么，要对人有益。

《落花生》是许地山的散文代表作，这篇短文通过对落花生好处的叙写，赞美了具有献身精神的落花生。“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并写道：“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这篇散文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是许地山的基本

的立身处世态度。他把自己的笔名定为落华生，这正是他献身社会与人生的崇高志向的表露。

在散文《愿》一文中，作家也通过夫妻两人的对话，表达了同样的人生追求。妻子对丈夫说：“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夫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债》一文，歌颂了一个客居岳母家的男子忧虑他人，为别人着想的情怀，仿佛是许地山自己的写照：“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他的生活就是念书、写字，有时还弹弹七弦。”“他从没有特意到园里游玩，也没有呼唤过一个仆人。”他说：“我只觉得我负的债太多……”岳母不解地问：“什么债？有人问你算帐么？唉，你太过见外了！我看你和自己的子侄一样。你短了什么，尽管问管家的要去；若有人敢说闲话，我定不饶他。”他说：“我所欠的是一切的债，我看见许多贫乏人、愁苦人，就如该了他们无量数的债一般。我有好的衣食，总想先偿还他们。世间若有一人吃不饱足，穿不暖和，住不舒服，我也不敢公然独享这具足的生活。”表达了作家的济世理想，这债就是一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由于许地山受其父许南英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想

的影响，加之年轻时对佛学兴趣极大，因而他的散文小品充溢着一种宗教韵味。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和消极解脱的宗教情绪相交融，使他的作品出现了矛盾复杂的现象。但许地山毕竟是一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人，因而他作品中充溢着的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显示了“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在浓厚的宗教气息背后，许地山的作品有着一种对封建愚昧势力的批判。在《〈空山灵雨〉弁言》中，开篇就写：“生本不乐。”接着又写道：“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忧。”表明了他对“四方流离”的忧虑，这不正是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吗？在《蝉》一文中，许地山写到了蝉的命运：被雨打湿双翼的蝉，无法飞动了，它“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却又被“从千丈高处脱下来”的雨珠滴中，“嘶了一声”，“又从树底露根摔到地上了。”然后，“蚂蚁来了”，“野鸟也快要看见它了！”蝉的不幸遭遇，就是千百万广大中国劳苦大众命运的写照。《光的死》，则通过千方百计为人间送来温暖的光反遭“几位聪明的天文家”的诅咒，隐喻拒绝光明的现实生活，批判了封建社会对理想之光的戕害。

在《公理战胜》一文中，讥讽了所谓的“公理战胜”，这种战胜是以“愚昧可怜的牺牲者”为代价的。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本质。

这些散文作品，无疑跳荡着作家关注现实的脉搏，是“五·四”精神的表现。

从人道主义出发，许地山的散文作品还描写了真挚的人间情爱。在这些抒情的作品中，作家表达了两性“真相

知”的恋爱观。在《桥边》一文中，许地山描写了蔗园主人阿芳和他的“腹婚妻”红儿的一件趣事。阿芳把红儿赠与他的小团红儿掉在水中，他很忧郁，因为他听红儿的话，红儿说丢了这个小团“便是丢了她。”但事实使他打破了这个信念。红儿说：“信念算什么？要真相知才有用哪。”这种朴素的恋爱观，在“五·四”时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荼蘼》一文中，贬斥了视爱情为儿戏的男子宗之，对松姑娘的痴情报之以同情。宗之送了一束荼蘼给松姑娘，它给松姑娘带来了痛苦。《难解决的问题》一文中，一位纨绔子弟面对三位钟爱自己的女子梅、白、区，竟然用“拈阄的方法瞎挑一个得了”，许地山对这种游戏感情的现象作了嘲讽。《七宝池上的乡思》一文，是描绘许地山对亡妻的深沉朴素的爱情的。许地山是一九一八年与同乡台湾人林月森结婚的，婚后，夫妻关系甚好，不料于一九二零年在随许地山赶赴北京的途中染疾去世。许地山为了纪念发妻，遂有这怀恋之作。在这篇散文中，许地山凭借自己对佛学的博识，给读者写下了一个近似佛界中的虚幻故事。一位被度入“极乐世界”的少妇，因思念人间夫君，竟天天悲泣在七宝池上，要返回人间。她与佛爷大胆抗争：“你的声，不能变为爱的喷泉，不能灭我身上一切爱痕的烈焰，也不能变为忘的深渊，使他将一切情愫投入里头，不再将人惦念。我还得回去和他相见，去解他的眷念。”爱“人”与爱“神”是尖锐对立的，这种叛逆表现了她对“极乐世界”愁苦孤寂生活的不满，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笑》、《香》、《爱就是刑罚》、《花香雾气中的梦》、《爱流汐涨》等散文作品，也描写了夫

妇间真挚感人的情爱。

二十年代，鲁迅说过：“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地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许地山也是这些知识青年中的一个。由于受佛教哲学的影响，加之“五·四”高潮的过去，因而他的作品弥漫着一种苦闷彷徨情绪。在《香》一文中，丈夫让妻子说“什么是佛法”，妻子说：“佛法么？——色，——声，——香，——味，——触，——造作，——思维，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的爱不是佛法。”丈夫又问：“这是什么因明？”妻子答道：“不明白么？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的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这显然是佛家思想。在《鬼赞》一文中，许地山赞美着“死”，他写道：“人哪，你在当生，来生的时候，有泪就得尽量流；有声就得尽量唱；有苦就得尽量尝，有情就得尽量施；有欲就……等到你疲劳，等到你歇息的时候，你就有福了。”沈从文对此评价道：“把福气归到死亡，作者心情与时代是显然起了分解。”所谓“人”在“当生、来生”时及时行乐，无疑思想是颓废的。《海》一文，宣扬了人生如海中孤舟，听天由命，随波逐流的观点，也是消极的。茅盾在《落华生论》一文中曾指出了许地山有此颓废思想的原因：“因为那时候社会的内在矛盾虽然已经很深刻，可是解决这矛盾的新势力还没有现在那么坚强，一般知识分子望来望去没有路，就要怀疑悲观了。”

抒写奉献济世的美好情怀，批判封建主义的愚昧专制和社会黑暗，歌颂平等、自由的爱情，弥漫神秘奥妙的宗

教思想，这是许地山散文小品表现出来的四个重要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决定了他的散文小品艺术上的特色。

语言质朴、清丽。不管是写现实生活的《落花生》、《难解决的问题》等，还是写另一个世界的《鬼赞》、《七宝池上底乡思》等，语言都是朴实的，绝没有堆砌华丽的词藻。《落花生》一开头就写道：“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我们几姊妹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地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这些语言是平白如话的。但它却交待了事情的起因，表现了孩子们忙碌的情景和丰收的喜悦，使人有栩栩如生之感。在《鬼赞》一文的结尾，作家写道：“他们诵完这段，就各自分散。一时，山中睡不熟的云直望下压，远地的丘陵都给埋没了。我险些儿也迷了路途，幸而有断断续续的鱼跃出水声从寒潭那边传来，使我稍微认得归路。”这其中，“山中睡不熟的云”一句，看似平淡，实则新奇，一个“睡”字，真实传神，可谓诗意盎然。

精巧的构思。许地山的散文小品在现实描写中，融进了幻想的成份，使其充满了神话色彩。《光的死》、《我想》、《公理战胜》等文，不拘泥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而是采用拟人化的手段，将虚幻和现实联系起来。在《光的死》中，离开母亲到“无量无边一切生命的世界上”的光，和“几位聪明的天文家”相遇，光是要奉献自己的，而天文家却诅咒着光，这种对比，令读者愤恨当时的社会黑暗现实，这种精巧的构思使文章的艺术感染